

桐溪壩记

汪文涛

桐之西北峰峦踊跃。山间林木葱郁，野花散放，断崖横堑之上，悬泉清溪急急奔流。沿溪也，散布竹篱茅舍、禅林旧馆，书声出屋，樵唱时来。溪水浅浅，历乱石老根，沙洲迂延，陡岩跳波，赴会川峡之口。熏风其来，急水横流，而轰然崩落。其下也，长河浩荡，川草凝绿，田渔欢歌摇曳其上；其远也，泽国汪洋，烟水空濛，杳不知其所往。

有贤者引流入城，过衙署，萦泮池，经禅院，穿行旧家庭馆，接于郊野荒烟，坊称桐溪壩也。世族园林浚之为沼，筑水阁亭廊，三五月夜，偃仰啸歌其上。是水也，日洗市廛，夜

诵经声，为一城之督脉。桐城吴公东瀛归来，卜地而建学堂，受其清澈浏亮，乃临流筑室。孙公闻园俾为园囿，增设山石亭宇，名曰桐城公园，以为师生息游之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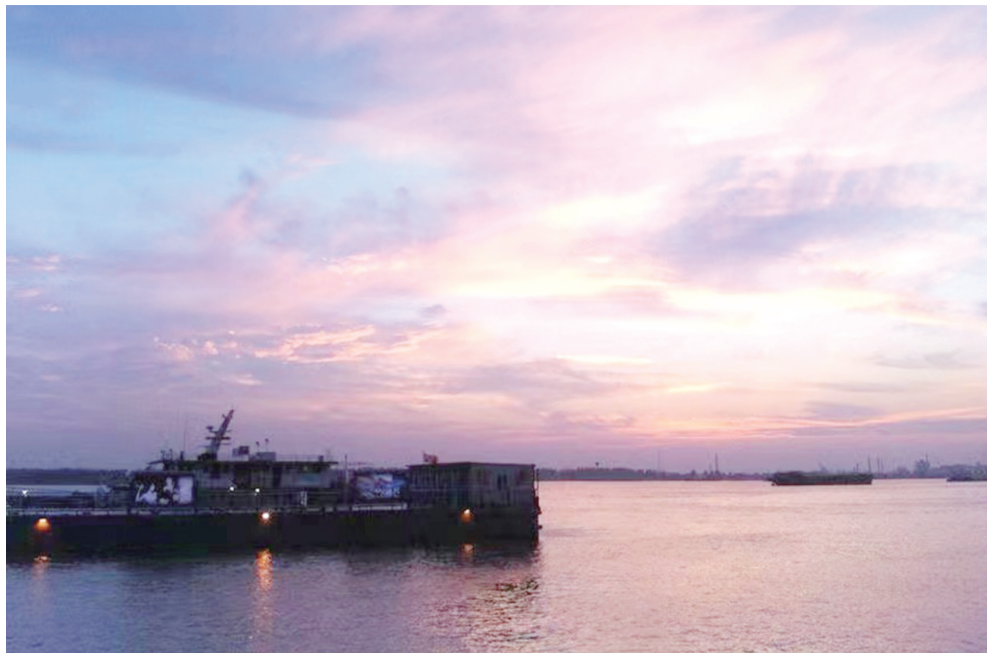
区区一园，水光摇漾。自城北观野岩人，盘曲于斋堂院院、花坞丛林，为潭，为湍，为池，为沼。或清浅见底，跳珠鸣环；或积色成黛，水风沦涟。春则花树掩留，秋则岸影清疏。轻波容与，吞吐云影；朝曦夕晖，漫洒天光。水岸则古木森森，青萝铺翠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柱石亭台映带其次，为碑亭，为溪阁，为阜台，覆之以茅，或施之以藁。又有海洲舆图，象纳万里，擎云石柱，意指遥天。

师生优游自处，或以听溪，或以啸吟，辗转从容而忘身矣。春生碧萝，诗心惘惘；霜落长天，秋思沉沉。倚轩栏以沐长风，抚碑石而瞻青云。烟销云敛，则升高台望江山之远近；月白风和，则临清流观鱼鸟之浮沉。风响林木，月空楼台，身心蹀躞，而邈邈神意生矣。瘦影倾欹，乃沉吟世事坎坷；烛窗幽明，方格致仁义名实。雄节迥论，寄妙理于豪放；扬眉瞬目，放奇思于逸兴。则斯园也，何啻林壑之乐耶？

古人云：水者，善万物而利众生。而况桐溪壩之水乎？其水也，生于莽莽群山，时则为气，时则成雾，时而露，时而霜，岁时变化，舒卷腾没。日星之隐曜，闲云之往还，草木之荣谢，虫鸟之鸣喧，皆与表里相生。是水也，具万象之形，而得天地精神。其与风相遭乎润泽，如毂如电，如燧如鸷，纵横绸缪，备极风水之观也。邑之世家名宦，功遂名成，莫不往来山中安仁闲居，朝岚夕烟，赏林壑之胜；诗酒琴茶，极隐沦之趣。水之放流乎山川，得其蕴藉，而澄澹雍容，有仁者之风矣。孙、吴二公深得精髓，挹以泽人，则百廿年来吾邑之俊采星驰，术业兴隆，不有自欤？邑人阮强词曰：“池可浴，亭可风，想诸君偕游其间，当寻孔颜乐处；中益精，西益博，愿邃心深造自得，好成欧亚通才。”

今者壩流壅淤，识者致意，当局遽然为起，鳩工庀材，复其旧观。水之洋洋，畅乎其流，通乎其风，则吾邑人文之昌盛，岂有既哉？

注：桐溪壩系自龙眼河引出的溪流，贯穿于桐城老城区。清末文学家、教育家吴汝纶临溪创建桐城学堂（今桐城中学），孙闻园校长又缘此辟为公园，遂成校园胜景。



江天一色 何红摄

十六年后的告别

李宜华

小时候就听父亲说过石平阿姨，但从来没有见过面。今天与远在云南玉溪的阿姨通上电话，可能是父亲在天之灵的指引，让我替他向阿姨做一个迟到了16年的告别。

父亲和石平阿姨相识还是在1951年前后。作为新中国最早的建设者，父亲从河北灵寿县来到安徽东流县，在东流县委当了一名通讯员。石平阿姨跟随南下的哥哥也来到东流，并就读于东流镇中学。那年父亲13岁，石阿姨12岁，差不多是宝玉遇见黛玉的年纪。

两个年纪相仿且都从北方同一个地方来到南方的小伙伴，自然可以玩到一起。父亲生性乐观、爽朗、幽默、好动，且爱好学习，而石平阿姨则聪明、漂亮、单纯、活泼。要是互生情愫也是特别正常美好的事。我不知道石阿姨是不是这样，反正父亲对于爱情的最初想象是从石平阿姨这里开始的，是一个少年最早最初的对于爱的萌动，是那种在人群里看你一眼便从此难以忘记，是风起时你恰好经过身边的回眸一笑，只是这样的情感还不能称之为爱情，但这并不妨碍可以将这样的情意铭记一生。

读高中的时候，石平阿姨便从安徽东流转到了河北正定中学，高中时期入党，毕业后考入中国政法大学，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名大学生。期间她与我父亲也有书信往来，彼此鼓励，互报平安。

我小的时候，父亲就让我多练字，说女孩子写一手好字是门面，要求字写得大大方方，不要有小女人那样的忸怩，说人家一看到你的字就能感觉到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最后他还说，你石平阿姨的字就是这样。

石平阿姨大学毕业后，从北京到了更加遥远的云南。她和我父亲分别成家，各自安好。我偶尔也会看到父亲收到来自云南的书信，收到从云南寄来的云南白药等。

2006年10月，父亲在北京因脑梗去世，才67岁。我从父亲的遗物里看到了石阿姨的电话号码，于是在一个下午，在办公室里拨通了云南的电话，只是电话响了很多声，始终没人接听，这事就这么结束了。

前几天，弟弟说河北灵寿县南下干部子女在安庆有了一个50人的微信群，说原东流供销社王定文主任的儿子王其谦先生，和远在云南玉溪的石阿姨取得了联系，她现已是83岁的老人了，她问及我的父亲，才知道早已不在人世。王先生将石阿姨的电话给了弟弟，说让我们有时间和她联系一下，她现在的状况非常不好。

这是我从美国回来在天津隔离的第10天，也是我父亲离开我们的第16年，我再次拨通了石平阿姨的电话。电话很快接通，那头一口浓重的北方口音，我就知道一定是石平阿姨了。我只一句：阿姨

您好，我是李清山的女儿，我竟声音哽咽，说不出话来。阿姨好像知道我要给她打电话一般，和我讲起了她的一些过往和现在的生活。只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她的人生境遇与生活状况比我想象的差很多。

她告诉我，大学毕业后，她响应国家号召，主动去了祖国南方边陲云南，进入云南省检察院。但好景不长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，摧毁一切公检法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之一。她只得跟随在部队的丈夫从省城昆明来到玉溪县，陆续有了三个儿子。

其实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生活也可以在平静中度过，可不幸的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这样的生活被一件件的不幸所打破，先是她丈夫因心梗离世，走时才满59周岁，留下了三个半大不小的儿子。从此她一个人又当妈又当爹，每天起早贪黑，奔波在家与单位之间，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。

可是在1996年，一场更大不幸再次降临，她的二儿子因一场车祸又永远离开了她，年仅26岁。她跟我说的时，语气是平静而缓慢的。作为一位母亲，她在经历了怎样的悲伤苦难之后才会有这份平静，她只是说，她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说中年丧子是人生的一大悲哀。

如今，她独自一人住在玉溪生活，因为腿有毛病，走路十分困难，每月只外出一次，买回来一个月的食物，但必须在出门前服用大剂量止痛药才能成行，如此周而复始。我没有问她为什么不和两个儿子在一起，而是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，但我从她明亮而乐观的声音中，感受到了一位北方女人的坚韧与豁达，那一刻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她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她心里是怪罪我父亲的，因为她给我父亲写了好几封信，一直没有等来回音。我告诉她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我的父母便离开安庆来到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了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父亲疾病缠身，多次住院，后来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，他虽然活着，却对这个世界已经毫无知觉了。

我和石阿姨的通话，终于解开了她缠绕心中多年的心结，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，走得太早了。这一刻我仿佛感觉到，冥冥之中是父亲让我替他向阿姨做了最后的告别。放下电话，我有一种特别的冲动想去玉溪看望她。

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16年了。在这16年的漫长日子里，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一个人，一直在等着他的回信。这样看来，父亲并没有离开我们，他一直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世间万事万物，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着，唯有爱是永恒的。为此，我要特别感谢并祝福石平阿姨。